

寄贈 秋山文庫 (伊勢湾台風水入本) 昭36修理製本  
東北遊日記

桑名市立図書館

秋山文庫

2-90

2

卷之十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

松陰吉田先生著

東北遊日記二冊

松下村塾藏

東北遊日記

有志之士。時平則讀書學道。論經國之大計。議古今之得失。一旦宸起則從戎馬之間。料敵締交。建長策而利國家。是平生之志也。然而茫乎天下之形勢。何以得之。余客歲遊鎮西。今春抵東武。畧跋涉畿內山陽西海東海。而東山北陸。土曠山峻。自古英雄割據焉。奸兇巢穴焉。且東連滿洲。北隣鄂羅。是最經國大計之所關。而宜觀古今得失者也。而余未經其地。深以為恨矣。頃肥人宮部鼎藏。謀東北遊于余。余喜而諾之。



會與人安藝五藏。亦將抵常奧。遂相約同行矣。  
余因作一冊子。古外得失。山川形勢。凡所目擊。  
皆將以日記之。

嘉永四年臘月 吉田大次郎藤矩方識

辛亥十二月十四日。翳已時。亡命櫻田邸。留一詩云。  
一別如胡越。再逢已無期。舉頭觀宇宙。大道到處隨。  
明月無今古。白日同華夷。高山與景行。仰行豈復疑。  
不忠不孝事。誰嘗甘為之。一諾不可忽。流落何足辭。  
縱為一時負。報國尚堪為。又留一封帛。與宮部鼎藏。  
安藝五藏。言其由。初以本月十五日。赤城義士遂事。

之日也。余與二子約。東行獲輒以是日。前數日。過各  
之事起。藩人來原良藏曰。勿憂。吾論諸大夫。子以必  
行定志。乃謂二子曰。決無不可行之理。余服良藏之  
果斷。心竊自誓曰。官若不允。吾必亡命矣。於是遲疑  
人必曰。長州人優柔不斷。是辱國家也。亡命者雖如  
負國家。而其罪止一身。比之辱國家。得失何如欤。既  
而良藏論之大夫。々々曰。且與參政議。々々曰。無過  
書而越境。万一有事。不得確乎稱松平大膳大夫臣  
吉田大次郎。口未開而膽先餒矣。安保不辱國体乎。  
此事縱令有千百故事。非仰公裁。決不可擅斷。大夫

無如其論確而志堅。遂以事首國。而余則行所自。誓非不顧負國家。誠大夫一諾。不可忽也。夫大夫出國。一言可以榮國。又可以辱國。家榮辱之所係。豈區々一身之故哉。越千住橋。至千住驛。日本橋至此二里。皆連薨鱗々中也。右折取道。是為水戶道。々狹家稀。四顧不見山。唯有平田漫漫耳。過綾瀨川橋。經新宿。至松戶驛。新宿驛前有中川。松戶驛前有松戶川。皆舟濟之。其不架橋。便舟之上下者。張帆而過也。松戶川兩岸有番所。驛前立柱。書曰。御代官竹垣三右衛門支配所。自以下總葛飾郡也。時日已落。欲宿

此驛而恐追捕或及。至本鄉村。入山二町許。投本福寺。々係時宗。僧了音者在焉。變姓名曰長州鄙人松野他三郎。亦遊歷中一奇事也。行程五里餘。

十五月晴。晨時出寺。行三里。為小金驛。過驛則廣原漫漫。即小金原。而幕府操場也。見野馬九匹。過原。右視手賀沼。直行則可經安彥諸驛。過土浦。似至水戶。余欲過水海道。故左折而入小路。經花井村。出松戶。舟濟又根州。筑波山當面前。因作詩云。筑波山。刀根川。吾今俯仰幾浩嘆。又根州。遠達海。筑波之山高衛天。吾原聲躁淺露質。觀物寓誠豈徒然。氣象高峻志

趣遠蹟更初忘川與山。溯川行平原中。宿永海道。行程八里。自左折入小路。皆田間原中。路岐多端。且迷且得。而後始得達永海道驛。時既夜。十六日。晴。出驛行少許。右折入田間小路。舟濟小具川。是為四手渡。川發源于小栗。至土田井。入刀根川。云。出豐田驛。又右折入松間小路。經大砂田中諸村。出北條驛。是土浦侯所領。登筑波。半腹有驛。宿焉。筑波山名。亦以名驛名郡。屬常陸國。時天日尚高。眺望甚濶。快不可言。行程七里。十七日。晴。出驛。極筑波二巔。一曰男休。一曰女休。是

日。天氣晴朗。眺望特宜。關東八州之形勢。歷々可指。山而富士日光奈須。水而刀根那珂。皆聚于目前。但余暗于地理。且獨行踽々。不能論評其山水為憾耳。有詩云。去年今月在鎮西。溫泉嶽上極攀躋。當時風雪掠空起。蘓山筑水望總迷。今年又作關東役。李冬乃跨筑波脊。左右顧盼快愉哉。富山白玉刀水碧。一身踪跡且難常。何況天上陰與晴。賀生哭死定幾許。千里人煙色蒼々。嗚呼溫泉自有蘓筑友。筑波自有富刀耦。不似滌子辭家鄉。睽離兄弟與父母。越嶺下真壁。々々驛名。亦以名郡。係笠間侯所領。過驛行里

許。越休惠山。便道出笠間。々々文武分館。文曰時習館。武曰講武館。夜錄余姓名。使人文館教授森田哲之進。且告所以來者為學兵與經也。

十八日。晴。朝時習館小吏大田尾安藏來。問余學所。主。午時又來。導余至館。學館番頭加茂多十郎。須藤文太夫。目附某々。教授森田哲之進。長沼流兵家守岡善八郎。及諸學職諸生皆會。凡二十五人。坐次。正。整。於論不甚快。使余講經。余講孟子首章。蓋館汰也。夜手塚多助來訪。兵家也。於論数次。多助語曰。往年水府老公之時。余嘗遊焉。寓砲家梅澤孫太郎家。一

夕比隣喧嘈。余驚問之。梅澤曰。鑄砲耳。余起往見之。銅佛鐘磬。積堆如山。方鼓鑪起火。叩其所由來。則曰。收佛寺所有而聚之。余拍掌稱快。後聞之。有忽砲口徑六寸及七寸。共以六十四卦為号。又有以周興嗣十文為号者。其他以八卦。以三十六禽為号之類。不可勝數矣。方是時。比隣之國。見公之所為。且嫉且駭。為狂為暴。不久。公遂獲罪於幕府。於是武備之政。忽諸。小國從大國之後。亦將有所更張。及公既獲罪。惴々畏縮之不暇。又何能為。十歲機會。一朝而去。可勝嘆哉。



十九日。翳。發笠間。經新關大足大塚赤塚。至水戶。未至水戶一里。立柱標。便是東水戶領。訪永井政助。政助不在。逢子芳之助。留余宿焉。行程五里。笠間水戶。皆屬茨木郡。

廿日。晴。終日不出。晡時政助歸。夜作詩曰。書劍飄然滯天涯。志業未遂歲空加。一身有感向誰說。枉借七字發浩歌。嗟吾天賦原劣弱。闕如雄才與大畧。慷慨志氣雖空存。讀書未得涉浩博。文字章句措不精。經濟實用亦無成。舍魚遂併熊掌舍。壯年失策愧此生。家有父兄鄉師友。期我甚重吾空負。送我之言警我。

書。三復忸怩吾顏厚。今年之日又將除。吾心之感竟何如。中霄思之眠那得。剔燈且觀大史書。君不見先主肉髀悲歲月。三分功業永不沒。丈夫存志豈空死。百年勿教壯心歇。

廿一日。晴。訪會澤越齋。即常藏也。越齋宅。見高倉平三郎。

廿二日。晴。終日不出。

廿三日。晴。訪會澤。宅見青山量太郎。々々々延于子。本為天狗黨。聞近為黨所驅使。出入于史局。意所謂蹠鷸黨者也。因雨後不獲相見矣。歸見根本



孝五郎。芳之助執友也。夜作題上總五郎忠光關源  
右府圖詩。芳之助等社大課題也。其詩云。失母慈鳥  
啞々音。反哺未盡哀怨深。與情禽鳥尚或有。何況人  
生臣子心。嗚呼西狩之駕無還日。闔門死難不遺一。  
六十六州悉歸源。義軍糾合已無術。成敗利鈍余存  
天。且截隻身報黃泉。我鱗眇目廁役徒。一握匕首志  
偏堅。人衆勝天亦何悲。斯人忠孝天地知。獨憾霸府  
遲私怨。坐令天下義氣衰。義士事迹成千古。于今聞  
者淚如雨。豫讓子房一疏人。豈於世道為小補。漢高  
公義戮丁公。為劉九祖人知忠。々亮一斃事可慨。北

雞巢鳩有誰攻。漢四百年源三世。修短寧可委時勢。  
忠孝之氣塞兩間。自是國家千年計。當食誰敢不食  
稻。時行誰敢不由道。人心忠孝出自然。執政使人不  
如鳥。

廿四日晴。夜宮部安藝來。相伴抵其旅舍。各語數日  
間之奇事。快甚。聞以余亡之日。表原良藏上書。為余  
任其罪。因是官不追捕余也。二子與鳥山新三郎。以  
十五日癸。先至泉岳寺。拜義士墓。平日所交遊。皆追  
送焉。乃取路于行德。過後倉。至下妻。鳥山自是而歸。  
二子則來水戶。皆來發之前。所願約也。而余以先癸

那波彦五郎  
名通成  
竹義  
新年四十三  
或云戰敗自  
殺年月不詳

不得與焉。為憾耳。安藝有故堂雅名。詠鄉貫。稱藝人  
那珂。弥八。之先。但馬守。實出于那珂彦五  
郎。則其稱那珂。亦非妄也。那珂常陸郡名。而江戸那  
珂村名也。弥八之先。大於常陸。彦五郎死南朝王事。  
近年水府議為立碑勒銘。遭國難不果。弥八之繼常。  
欲探祖宗之逸事也。是夜。余亦留宿焉。  
廿五日。晴。朝。歸。二子亦相尋來。午後與二子訪會澤。  
夜入市。買米炭諸品而還。二子亦同寓焉。  
廿六日。晴。與二子訪豐田彦二郎。以病不逢。觀好文  
亭。偕樂園即是也。亭一高甍也。列植以梅樹。楝棠。環

以隍塹。建制札云。四月至八月三八之日。下及百姓  
町人。不禁釣漁。余嘗讀景山老公所撰偕樂園記。又  
聞其所作歌云。世遠捨天山。二人山。丹天毛。尚憂  
時波。是遠尋。祢与。盖公之志可見矣。而今則荒廢。為  
之唏噓不能去。過千波湖西。登高陵。有平原。盖操塲  
也。拜車丹波祠。車佐竹氏之臣也。佐竹氏徙封時。嬰  
壁戰死云。弥八母中田氏。實丹州之裔。弥八慨然作  
詩云。鴻雁北。未雲氣惡。滿路墜葉驚索々。下馬再拜  
墓門松。感古涕淚揮。落憶得故族北徙時。滿城人  
士。追隨。祖宗城闕夜不鎖。推與他人。恬不疑。獨有

此君重苦節。笑跨孤馬任鞭馳。縱橫衝突氣益奮。十  
萬大軍遂披靡。馬革裹屍常事耳。男兒當為天下奇。  
我家與君本姻族。何以苦節揚先德。腰下寶刀鳴有  
聲。死矣負家生負國。強收涕淚上前途。落日風寒洗  
馬湖。出千波湖西。繞城東北而還。城初常陸大掾國  
香居之。後江戶氏佐竹氏更取之。千波湖。那珂川。環  
而為險。

廿七日。晴。終日不出。

廿八日。如昨。

廿九日。晴。將觀西山瑞竜。同二子出永井家。舟濟那

珂川。是為青柳渡。過常福寺。經額田。宿大田驛。出驛  
十丁許。登瑞竜山。是列公墳墓所在。歷世謚号。曰威  
義肅成良文武哀舜水朱之瑜墓亦在焉。薄暮還驛。  
行程六里。

壬子正月元日。晴。旅中閑靜。歲將除也。無事可厭。歲  
已改也。無新可賀。是遊歷中 fastest 事也。出驛將觀西  
山。義公菟裘也。路過民根本儀兵衛家。并民長山理  
久之先所賜義公手彫木像。立像高八寸許者也。世  
藏理久家。近理久死。其子猶幼。故暫托根本云。西山  
瑞竜近地。道傍多植櫻樹。至西山。觀菟裘門舍屋壁。

簡朴質陋。而泉石樹木。則甚有風致。守者云。此地義公爭辟水所相。義公以來。屢次修葺。而未嘗少失旧樣。因追想義公之風。感嘆久之。前庭有景山公手植松。高已過屋。下西山。取路于山間。至佐竹寺。佐竹侯旧菩提所也。門額彫佐竹氏章。寺背則佐竹故城址。而今則弥望漫々菜田麥圃也。有民清水民之進者。以為吾輩秋田士人也。未為導。特有懷古悵然之態。亦可以觀人心矣。至小場村。宿所伊賀右衛門家。所江戸氏姻族。弥八欲問古。過之。伊賀者。十年前國難之時。與四人共詣江戸。以公冤訴紀州侯云。今語其

事。悲壯淋漓。使人落淚。余作詩記之。云。雄坡村中吊古城。落日歸牛冥煙生。倦客未尋民家宿。樹際松肪照眼明。老翁兒孫相環列。引吾入座不復驚。翁說吾祖所氏某。帶弓跨馬往勤王。介後征戰經幾世。二百年來混編氓。又說先公遭厄日。批疏侯門奉丹誠。賑恤撫字恩澤重。小人一死鴻毛輕。氣息奄々生何益。不如拔身當鼎鑊。何圖恩裁出分外。延生六十有五齡。語意慨然聳動坐。忠憤不忝祖先名。嗟乎舉朝士夫皆如此。生民相忘擊壤聲。男兒流落未易料。時窮草莽見豪英。



東北邊界  
二日。晴。發所家。觀小場城址。小場佐竹族也。伊賀右衛門送至城址。指示擊墨之所。址背那珂川。沿川而下。至江戶村。訪民齋藤權兵衛。亦江戶氏也。跡八將焉其家古記。於是。余與宮部先歸。沿川而下二里許。渡青柳上流。入水戶。薄暮至永井家。歲首樹松于門者。天下之通俗。而水府獨挿松枝耳。極為簡易其制。建廢人。按常陸帶門松之制。天保元年所改也。先是。蓋亦如天下之通俗。

三日。晴。終日不出。酉時。那珂歸。

四日。晴。初以歲晚。歲初。家々冗劇。不便訪人也。為西山瑞竜之行。而歸也。人家未閑。乃與二子及芳之助。

謀銚子之遊。已時出家。渡青柳。過小川修理。沿那珂川而下。經枝河至湊。此川注海處也。城至是二里。以及大田。水府封內最繁殷之地也。港口艱澹。岸上安礮臺。不赴觀為憾。舟濟川。沿海過大貫村。至古奈地而宿焉。村前有木柱。書曰。從是北。御代官小田又七郎支配所。行程凡六里。夜分韻賦詩。足跡遍天下。肩上輕一囊。書畫數十葉。詩文幾百章。詳郡國形勢。寫忠孝心腸。可以資甕懲。可以維綱常。男兒平生志。蓬桑報四方。誰知汗漫遊。家國豈暫忘。

五日。晴。發古奈地。行三里。至汲上村。出海濱。行砂上

五里宿鹿島社傍。鹿島社名。亦以名郡。夜課題曰客愁。各賦詩。余詩云。去國桃花節。復聞黃栗留。登都圓月曉。復見新月鉤。客子悲歲月。々々空自流。不願千金富。不願万户侯。韜畧吾曾學。欲成報國謀。武威煌々耀。一朝畧五洲。宇宙古今際。斯志有誰傳。故國三千里。客愁永悠々。

六日晴。訪北條時之助。吉川仲之助。二人皆鹿島祠官。拜鹿島社。行里許。至鷗川。航行一里餘。至潮來宿宮本庄一郎家。其子曰千藏。庄一郎頃撰常陸志云。夜少雨。作詩云。孤牀半夜夢難成。聽斷四檐點滴聲。

回首山河鄉國邈。阿兄今夜定何情。

凡伯教愛雨余所以有此感也

七日晴。朝与庄一郎語。庄一郎。國難之時繫獄。々中有詩云。死去豫期華首陽。百年身世劍鉞霜。眠醒草底尋殘夢。落月光寒頭斷塲。午前出官本家。行一里。至牛堀。泛舟於刀根川。刀根川發源于上野。浩々蕩々。至銚子口注海。俗呼謂坂東太郎。是也。常總以是川為界。順流而下三里。至息栖。日已沒矣。登陸喫飯。反而登舟。又下六里。至松岸。則夜已二鼓。登陸而宿焉。

八日晴。經長塚本城。觀海及刀根川注海處。此地狀

類銚子。是所以名歟。戶口殷盛。百貨粗備。市廛間甚有江戶樣。但港口沙淤。不便通舟為憾。聞係益間侯信地。而守備單弱。蓋有所恃于地利歟。余乃作詩曰。巨江汨々流入海。商船幾隻銜尾泊。春風吹送絲竹聲。粉壁紅樓自成郭。吾來添纜壬子年。倚檣一望天地廓。遠帆如鳥迹。帆牛潮去潮來煙漠々。歐邏亞墨知何處。決眦東南情懷惡。眉山之老骨已朽。何人復有審敵作。及聞身毒典滿清。宴安或被他人掠。杞人有憂豈得已。開却袖中綬。邊累強開樽。酒發浩歌滄溟如墨。天日落。歸愁擘而宿焉。往復四里。

九日晴。舟泝刀根川。宿息柁。舟行六里。

十日晴。發息柁。至牛堀。欲航霞浦。直至玉造。舟子以風烈。辭強之不聽。不得已舍舟。陸行五里。宿玉造。夜雨。

十一日晴。朝發玉造。還水戶。則夜已初更。行路八里。

此間糶廩及鄉貯稗倉在焉。然失地名。

常陸帶云。稱倉義公所創。

十二日晴。午後訪豐田彦二郎。彦二郎學問談博。議論痛快。使人憮然。其嘗在史局。以獨力作神祇氏族兵制諸志。其外紀傳。則分任諸子。所著有靖海全策。世書。明書等。或成或未成。率皆卷帙浩繁。云夜報本

及渡井初之進來話。去則雞鳴。

十三日晴。訪會澤及山國喜八郎。兵家也。共不在。訪桑原幾太郎。亦兵家也。

十四日晴。訪會澤々々宅。見海保帆平。々々安中人。先公時。以善劍聘以祿之。想齋以女妻之。想齋云。先公時。有造大艦之議。材既聚矣。會有回祿之變。焚材。後不及再聚。而國難作焉。遂不果。想齋今年七十一。瞿鑠哉。此翁也。

十五日晴。終日不出。

十六日晴。訪豐田。設酒飲語。

十七日晴。訪會澤。々々々數次。率設酒。水府之風。於他邦人。款待甚渥。歡然交攸。吐露心胸。無所隱匿。有談論可聽者。必把筆記之。是其所以通天下之事。得天下之力歟。夜。根本及厚甚藏來話。

十八日晴。作上父叔兄書。與來原良藏。兎玉初之進。小田村伊之助。林壽之進書。昨小田村林書至。初二子在麻生邸。余以亡之前日。抵其邸。謂暴白其事。使二子預議。則或至分其罪。因故欺二子。以有過書之事。暫緩其行。而二子不曉其意。反以不謀為啣。遣書詰責。然是非大義所關。故不敢辦矣。但以余為負家



國而有咎。僥倖者。是不可不弁也。因復書云。尋書見責以僕逋亡。僕之背家國。其罪固大矣。不必為區々緣飾也。然僕嘗竊奉君子之教。天下無々君之國。亦無々父之鄉。安有永棄君父以謀利者乎。但僕出門之日。有所自誓焉。不得不為知己一言之也。夫枉尺直尋。雖孟子之所不取。然忍小謀大。則孔門之教也。僕已枉尺矣。安能直尋乎。但當奉孔門之教。自効以贖前罪也。今二兄乃喻以當速歸。大非所望於知己也。僕雖驚下。亦人也。使僕無成。則何面目復還鄉國見故旧也。万一見迫甚急。則僕有刎首刺心。謀自贖

耳。又安有永棄君父以謀利者乎。抑林兄歸國。見僕父兄師友。為僕言。二郎亦男兒耳。願勿過慮。覲縷絮談。無益于家國。不多及也。矩方再拜。

十九日。晴。將以明且發。至會澤。豐田桑原告別。至常照寺後天神社。拜義公筆塚寺。佐竹支城故址也。夜渡井及菊池。鉢五郎。原田誠之進。菊田剛藏。小瀬千藏。來話。臨去開戶。則露積數寸。

廿日。晴。聞在國大夫鈴木石見守。在江戶大夫大田丹波守。相尋罷免。二人皆我党巨魁。々々已斃。服從將從而殲。非特為水府賀而已。亦為天下賀也。芳之

助書詩三首。贈吾三人。宮部那珂皆有詩。余亦賦與  
芳之助云。四海皆兄弟。天涯如比隣。吾生山陽陬。求  
遊東海濱。長刀快馬三千里。迂路水城先訪君。一見  
指天吐肝膽。交際何論旧與新。公帶三旬吾去矣。決  
耻與羽万重雲。浩然之氣塞天地。東西何嘗有疆畛。  
一張一弛有國常。弛之張之在其人。澹菴封事愕金  
甕。武侯上表泣鬼神。大義至今猶赫々。大夫敢望車  
前塵。見君年少尚氣義。白日學劍夜誦文。斗筭小人  
何足數。勿負堂堂七尺身。吾亦孩提抱斯志。欲將韜  
畧報國恩。聚散離合非所意。誓將功名遙相聞。午時

辭永井家。芳之助送到青柳渡。放歌陸魯望離別詩。  
不顧而去。至管谷右折。行小路里許。出大道。經石神  
大橋。宿森山。水戶至磯六里。  
廿一日晴。發森山。過助川。山邊兵庫邑城也。宿手綱。  
中山備前守邑城也。行程七里。訪阿久津彦五郎。夜  
彦五郎來話。往時檢田之事。民間多謗譏者。而以彦  
五郎所說。則曰。手綱歲入原二万三千石。檢田後。僅  
收六万七千石。則似非專擅下益上者。蓋藤氏憑魯  
不弁利害。且為富豪所民所駭耳。  
廿二日晴。訪阿久津。夕暮。宅有長赤水。呼著龍等山

記有云。應永世三年三月十五日。吉野帝來孫常翁。率戶條伊勢守。中條播磨守。北條陸奥守。至常陸國。永祿二年二月十八日。梅翁薨。常翁經大翁覺翁筑。翁至梅翁。無子。嗣絕。辭阿久津宅。阿久津亦相伴出。送謁二御塚。至赤濱。過長久保源五兵衛墓。源五兵衛農家子。好漫遊天下。精研地學。後拔登士籍。即長赤水先生也。及其子復歸干農。至今分為數家云。至足洗。過民條原負之助家。乃拉負之助至磯原。行程二里。過野口源七家。阿久津條原由是辭。吾輩留宿焉。赤濱至是。皆海濱之地。沙軟松翠。宛如舞子濱也。

乃作詩云。濤声碎。海和松声。十里白沙。捲眼明。憶起舞妓灣上夢。一樽綠酒。醉班荆。夜作詩曰。海樓把酒對長風。顏紅耳熱。醉眠濃。忽見万里雲濤外。巨鼇蔽海。未艤。我提吾軍來陣。映。貌貅百万。髮上衝。夢斷酒解。燈亦滅。濤声撼枕。夜聲。

廿三日。翳。出野口家。登臺塲。無架砲。過木津。及家。稠密。二十八年。前。映夷舶。来于此。卸脚船二隻。夷人十数人。登陸。數日。不去。初不知為何夷。會澤。憇。齋。為筆談。從。按地圖。詰之。知其為。薩。夷。時永井政助。在。國。匪山。聞。變。走。返。至藤田。幽谷。所。幽谷。命。政助。斬。殺。夷人。

會喪松麴去。事雖不果。蓋由谷意雖錯。則七國之策。命諸政助也。而失機不遂。識者惜焉。越勿來故關。々々在山上。而今道則山下海濱也。過關田荒蜂犬島。渡鮫川。宿上田。行程四里。至平瀨。常陸盡焉。水戶領則止于大津。々々以東。小國封地參錯。平瀨為棚倉侯松平周防守所。領關西上田。為平侯安藤長門守所領。荒蜂為泉侯本多越中守所領。是日殞八任。口唱曰。君不見叱咤生風楚項王。一曲悲歌淚數行。又不見一劍驅敵旭將軍。帳中之淚落紛紛。英雄元是多情緒。不似凡士輕去留。風雨蕭々日將夕。來宿勿

來關下驛。與君分手無多日。休言英雄有泣癖。余乃步其韻云。吾無骨相似棄王。且向蝦夷為啓行。吾無斧鉞紗六軍。且向世議破紛紛。丈夫功名固多緒。須卜西就與東去。與君追隨幾晨夕。踏尽山亭又水驛。報國策定泣何妨。遠遊豈為雲煙癖。夜雨。

廿四日。朝晴。既而雪。離海濱。入山間。兩山之間有澗焉。經山田松川根岸齋所諸村。宿高貫。乃澗發源處。昨所渡鮫川。即是也。是日經白川菊田二郡。行程九里。

廿五日。雪。經鉢田仙石石川赤羽。至白川。行程十里。



上田至白川。山嶺道窄。田圃極少。鑿田以北。少有田地。而亦饒确瘠鹵。其山水雖或適吟人墨客之觀。其於農桑之業。困苦亦何如哉。與棚倉稱天下瘠地。今所過。距棚倉不甚遠。則雖不造觀。亦可推而知也。白川阿部播磨守之都也。封疆十萬石。

廿六日。雪。滯白川。訪劍客箕田大六。其人愚魯。目無一丁字。所語尋常俗諺耳。而記一事焉。曰。白川城。織田氏之時始築焉。置丹波長秀。近修城。得石材。刻五郎左衛門字者。越後流兵家。平井勘五郎。青木造右衛門。山田喜內來訪。亦趙家之奴歟。勘等云。近鑄後

狔砲。彈重三貫。碩長三尺。重十八貫。架以車臺。又云。岩城海濱。距白川二十里。有甕。白川差兵援之。白川雖在亂山中。東山本道。而西通肥之長崎。東極松前蝦夷。與羽諸族必由之地。市廛繁盛。

廿七日。晴。尚滯。跡八將有所為焉。故欲以明日訣。事甚秘。不可紀。作一詩示之云。白水関下風蕭々。與君永訣在明朝。壯士策定休遲疑。勝敗天數非人爲。君不見我有忠光彼豫荆。素謀不成大節明。與君須盡酒千鍾。人間既是無再逢。

廿八日。晴。斷然與跡八訣。午前發驛。初約與跡八訣

於此已久矣。及期情事難裁。買醉遣悶。所以致延留  
數日也。出驛越小坂。行少許。道左有一路。是為會津  
道。余與官部將抵會津。取道于此。而跡八則直行矣。  
官部痛哭。呼五藏々々數聲。余亦嗚咽不能言。五藏  
不顧而去。注視久之。及不得見而去。至飯豐而飯。天  
少雪。至牧內。取便道。一里。出永沼。從大道則二里。宿  
勢至堂。行程七里。與跡八訣之後。終日茫々如有所  
失矣。

廿九日。朝雪。已而晴。登勢至堂。登坂。少焉至山嶺。是  
為勢至堂嶺。々々與盤梯山對。經三代。福良。赤寸。原赤

井。宿若松。會津矣。松平肥前之部也。原赤井之間有  
坂。為黑守。過赤井。有二坂。為沓掛。為滝澤。々々城外  
村名。而以名坂者。坂上下瞰城市。一望瞭然。田野又  
甚闊。土人云。十八石許。果然否。是日經郡二。曰安  
積。曰會津。行程九里。

晦日。晴。朝少雪。訪井深藏人。々々既沒。逢其次子某。  
孫茂松。訪志賀與三兵衛。黑河內傳五郎共不在。逢  
傳五郎子百太郎。會津之法。以外套紐色。分士人等  
級。以衣領色。分輕卒等級。紐色。小納戶為黃。御數居  
內用之。黑次之。袍色又次之。紺又次之。諸苗代付士

用。前苗代在城。外五里有城。置城代。附土若干。茶  
又次之。獨札用之。萌黃又次之。御通用之。淺黃又次  
之。領色。黑甲賀格用之。柿足輕用之。萌黃長柄用之。  
二月朔日。晴。志賀。黑河內。井深。來訪。

二日。晴。訪高津平藏。々々老練之人。曾入古賀精里  
之門。朝鮮使之來對馬。從精里而往焉。魯西亞之寇  
北邊。藩出兵三千援之。平藏亦在遣中。昔時藩盛講  
朱學。天明享和之際。聘肥後人古屋十次郎古學。稍  
行至近時。又復于古。蓋阿部井弁之助。及平藏之力  
居多。井深及廣川元三郎來。夜與井深訪。医生馬島

瑞園。庄田長之助亦會焉。

三日。晴。志賀來。伴至廣川勝助。々々為軍事奉行。西  
鄉十郎右衛門亦會焉。藩今侯四世祖恭定靈神。政  
革國政。振起學校。用長沼氏兵法。時黑河內十大夫  
始以兵法用。乃置軍事奉行官。總兵教及軍備。近年  
奉幕命。置戍于房總。初以會津之地遠于海。無知游  
泳及操舟之術者。今則有勝于漁父。蚤丁者云。近鑄  
百幾。撒西砲。口經七寸余。長七尺余。又作架砲船。試  
諸城外東湖。

四日。訪井深。抵院內村。藩侯墳墓。在。歷世葬祭用

神道墓田。土人云。在峽者六百石。而他所又有六百石。至湯本。浴溫湯。距城一里。山澗幽邃。有澗流至城西。是為湯川。聞近致郡山人喜三郎者。堀川通舟于津川。果成績欤否。喜三郎嘗掘印幡沼者。

五日。晴。訪原貢。及廣川高津志賀黑河內。告别而歸。夜黑河內井深來。會津制。飼馬料。每月豆五斗。內四斗以金賜之。率二万金許。穀祿之制。賜米。以粟之十。四而四之一。則賜金。學政。童子十歲以上者。使必學。素讀。十五歲以上。使必學。弓馬槍刀。十八歲以上。使必學。長沼氏兵法。午後講武。是皆黑河內所語。而若

其兵備官制之詳。則有別錄。故畧之。又聞。鎗桿。封內無可用者。藝塲所用。皆毀諸水戶岩木。而至於真用者。非鎮西物。則不適於用。雪上所用冰車。輕迅可喜。問之。則曰。載重四十貫云。作詩示馬島瑞園云。欲交天下豪傑士。一劍出家報孤矢。年來非無泉石好。粗才偏厭雕蟲技。逢津城下始逢君。向吾求詩意慙慙。君家書畫藏充棟。數尺之室生煙雲。相逢勿々又將別。囊中詩篇何藏拙。滿腔騷思君勿秘。豪傑相許立談決。示井深茂叔云。書畫真玩具。詩歌亦閑事。立身素行狀。所志在國器。擊斂又讀書。故事兼武備。案上



千書遠求聖賢。腰間三尺龍。進趨。爾方騎。男兒  
本分外。無復功名地。及時當努力。無空青年志。將辭  
會津抵北越。有以雪源難之者。作詩答之。吾聞山本  
道。鬼遊四方。地勢人情窮其詳。當時天下亂如麻。屍  
岸血窟路荒涼。丈夫鍊膽正在此。隻眼跛足無敢遑。  
二百年來銷烽燧。士民無復見戎裝。絕海有閑窮山  
驛。驛有輿馬海有航。紛々遊客屈如女。長衣綰帶不  
裹糧。吾嘗學兵祖道鬼。乃橫一劍辭家鄉。欲察人情  
與地勢。又觀千古戰守場。生今之世應復古。積雪沒  
脰亦何傷。

六日。翳已而雪。朝黑河內。使吾二人竊觀日新館。大  
門扁曰過化存神。中門曰金声玉振。門左置太鼓。以  
報時。正面聖堂曰大成殿。堂左右有四塾。置生徒。又  
有習書神道和學礼式及學校役所諸局。聖堂右側  
有射場馬埒及印刷場。武藝師之家。居及劍槍場。以  
圍其外。東門扁曰日新館。還寓結束。抵馬島告別。初  
在白河。聞會津疾疫。世子急至江戶。至是又聞其疾  
病。藩人之疑懼。日甚一日。癸若松。經高久坂下。至塔  
寺。行程三里。北四丁。皆平坦之地也。塔寺有八幡祠。  
多藏寶物。訪祠。宿。田兵庫。高津平藏經也。數日間。

待。藏。寶。物。曰。八。幡。公。冑。錄。曰。橫。笛。曰。苾。名。日。記。曰。古。島。  
曰。至。德。年。時。弓。箭。皆。可。觀。之。物。也。藩。祖。中。將。正。之。公。  
以。還。歷。世。墨。跡。詩。歌。等。亦。藏。焉。

七。日。晴。登。塔。寺。經。舟。渡。野。津。野。尻。白。坂。室。川。八。田。福。  
島。之。諸。地。越。東。松。車。鳥。井。之。三。嶺。宿。燒。山。行。程。八。里。  
是。間。雪。甚。深。行。步。甚。難。而。牢。晴。可。喜。鳥。井。嶺。上。為。與。  
越。眾。過。奧。河。沼。郡。入。越。浦。原。郡。

八。日。朝。霽。已。後。雪。發。驪。至。津。川。是。至。新。瀉。陸。道。有。二。  
而。其。尤。者。山。勢。峻。險。積。雪。間。過。之。往。々。致。死。傷。故。從。

右。者。湯。川。與。諸。川。合。至。是。稍。深。大。舟。可。以。下。于。新。瀉。  
而。水。勢。迅。疾。加。之。兩。岸。壁。立。是。以。往。々。有。舟。觸。石。角。  
為。所。碎。覆。溺。者。不。能。登。岸。而。死。者。經。行。地。新。谷。宿。綱。  
木。行。程。六。里。津。川。行。地。之。間。有。諏。訪。嶺。雪。深。路。險。行。  
步。甚。難。八。田。福。島。及。此。最。以。深。雪。稱。云。因。作。詩。云。吾。  
游。北。越。正。雪。時。涉。艱。跋。阻。欲。探。奇。八。田。福。島。諏。訪。嶺。  
土。人。稱。雪。最。所。推。八。田。福。島。吾。不。懼。雪。也。雖。深。地。勢。  
夷。獨。難。諏。訪。高。凌。雲。峻。嶺。万。仞。攀。嶽。巖。偃。偃。而。登。腰。  
欲。折。身。喘。層。汗。脚。亦。疲。有。時。驚。風。掠。空。起。滌。鬚。搏。面。  
冷。凜。肌。有。時。日。脚。射。雲。曄。返。照。眩。眼。光。陸。離。辛。苦。乃。

極最高處。四顧無礙。始解頤。與野越山連天白。平川  
一條走青螭。雪深幾丈不可測。老樹埋沒欲無枝。吾  
自山陽抵東海。一雨一晴喜又悲。艱阻未有如是甚。  
艱阻愈甚奇亦隨。土人漫稱雪中艱。今中知奇果是  
誰。夜大雪。

九日。霧發驛。至赤谷。此間雪深行艱。會津領止于此。  
有番所焉。自是以往。雪漸淺。地漸夷。行不甚艱。經山  
內。米倉五十公野。出新發田。是溝口。主膳正五万石  
之都也。市中頗繁盛。每月以九之日為市。而今日會  
當其日。民聚雜沓。貨物粗備。市廛兩邊皆竝列。輕卒

宅舍。經生田。御藥。佐々木。島見。宿木崎。行程八里半。  
回顧諏訪嶺。則已渺々于雲間。新發田封地。東西廿  
四五里。南北七八里。昔多為泥澤不毛之地。後開墾。  
今則實入四十余万石。每苞今價二貫六百文。苞容  
六斗。越國每歲豐稔。絕無大凶歉。

十日。霧時々電。舟發木崎。至新瀉。水程四里。中間新  
川堅冰僅碎。昨來始通舟。行有鏗々之聲。投日野  
三九郎。三九郎劍客。好與會津黑河內傳五郎。江戶  
齋藤弥九郎交。新瀉戶數一万人。元和二年。至十年前。  
為嚴閉封地。爾後為公料。今奉行為河村對馬守。屬

官。齊間役六人。組頭二人。定役二十人。並役三十人。足輕二十人。沚倍濃川十六里。為長岡。長岡七萬三千石。實入十八萬石。藩士等級。曰家老。用人。御奉行。番頭。物頭。大組。小組。食祿士五百八十四人。初新瀉之為長岡。市租歲入六千兩耳。若及七千兩。則賞該官。自為公料。歲率一万四千兩。其重稅可知矣。北地往往見白兔。因問之。云。平時黃色。冬雪降則白。亦奇矣。夜得二詩。男兒橫劍行天下。時平常恨阻難寡。踏雪越山與與野。大雪盈仞不通馬。徒跣奔走吾何瘳。拊掌稱快自大噉。寄言城中肉食者。飽暖何情居大

厦。云。排雪來窮北陸。日暮乃向海樓投。寒風栗烈欲裂膚。枉是向人誇壯遊。悲夫男子蓬萊志。家鄉更為慈親憂。慈親憂子無不至。應箕今夜在何州。枕頭眠驚燈欲滅。濤声如雷夜悠々。

十一日。翳。與日野訪中川立菴。々々子曰東菴仙臺藩士氏家晉。久寓于此。以講讀授後進。見余作詩見示。余乃步其韻曰。萍踪相逢忽結親。酒間豪語見情真。男兒交際要唐突。心事何論旧与新。商味形閑右衛門等來會。乃相携上日和山。縱步海濱。佐渡雲霧渺茫。時予正面海風如剪。不可久留也。夜宿中川。



十一日。翳午時抵日野。夜宿中川。  
十三日。如昨。謀新駕直航松前。新駕里為粟島。又里為飛島。又里為止賀。又里為深浦。又里為松前。几里得汛。三日夜可達。陸行則非十數日不可至。且積雪或有梗路者。航松前始于春彼岸。而止于秋彼岸。今待數日。舟當發焉。蓋新駕之船。載五穀菓蔬貨物。至松前者甚多。而其最先至者。除今年船稅。故舟人以死爭先。往往有先彼岸而發者。中川日野為吾輩周旋船事。因與宮部謀曰。徒待之無益。遂謀佗渡之行。將以明日發。新駕航佗渡之水津。二十五里。而舟小

海險。不如自出雲崎之安。是日作詩云。吾骨未可暴砂礫。吾肉未可飽鯢鯨。三分天下歷其二。亂髮散髮一劍橫。北塞欲窮張蹇跡。先卜梯攀与航行。氏家見以此韻示余。々又却示。不能文思如懸河。寧得酒量如長鯨。吾侪所期異于此。只要逸氣千秋橫。与君相逢忽相別。贏得浩歌壯遠行。又作詩示氏家。吾於才學無寸長。伏劍杖策行四方。自謂浮華無益國。男子元是要木強。君是右經左史士。學顏志伊應不忘。書生通病君知否。不磨男子鉄石腸。雕章繪句畢生苦。弄月嘲花終歲忙。与君同是臣子身。寧与此輩相翱翔。

翔舉志示君欲相續。百年志業君勿藏。示東菴云。曰才曰氣學為基。曰博曰精勤為資。十室之邑必有丘。不學不勤老大悲。才氣或与學相負。飽暖常与怠為期。奇才之童多易戕。千金之子多易癡。獨君年少乃知學。且學且勤勿失時。

十四日。翳。經內野。赤塚。稻島。宿岩室。行程七里。赤塚立木柱。書云。篠木彦次郎支配所。稻島柱曰。長岡領。岩室則上之高嵒零地。高嵒之地。在此者二万二千石。稻島岩室之間。大山蟠踞。曰角田山。々後又有山。曰弥彦山。高峻特起。新瀉遠望而發。

十五日。翳。發岩室。過石額。出弥彦。拜弥彦大明神。是為越後一宮。祀天照大神。官曾孫某。有碑文。審記其事。文政年間。菅原為顯。鄉所撰也。越後坂。亦弥彦之支山也。下坂則依海有村。為野積。沿海而行。抵寺泊。有菊屋。相傳。原氏五十嵐。源義經之走奥也。隱此家浴室。々々已壞。建碑記之。文白河藩臣片山成器所撰也。兼久三年。

順德天皇之蒙塵於仇渡也。亦以此為行在。留蹕三十日矣。時張菊号御幕。遂称菊屋。々後置小祠。奉祭天皇。行海濱。至出雲崎。宿焉。行程八里。米價每苞不

銀二方金三百錢。舊器四斗四升。

十六日。將航佗渡。電舟不可發。午後晴。至暮風起雪降。十七日。翳。十八日。十九日。廿日。雪。廿一日。晴而風逆。廿二日。翳。浪穩風順。已時發舟。離岸僅里許。雨來風轉。乃復歸出雲。午後雨益甚。竟夜不止。廿三日。廿四日。或雨。或雪。竟日不霽。廿五日。廿六日。晴而風逆。至廿七日。始得發舟。延留十三日矣。僻地無可與語者。一日試叩向昌禪寺。僧鉅劣愚魯。日無一丁字。勿々起去。唯日夜擁爐相對耳。且行裝悉委新瀨。無文書可看。所持獨有小本古文真寶一冊。因相課。

日諸誦一二篇。以終日。十八日。禪僧大禪者來。同宿焉。亦航佗渡者。廿三日。募里中。得北越雪譜。北越奇談。昔語賃屋庫。常山紀談。九州軍記。理齋隨筆。教草等數書。於是始得慰閑矣。延留中。所聞知。錄于左。此地屬三島郡。曰尾瀬町。戶數倍寺泊。有二千戶許。市中。有陣屋。代官常在江戶。秋熟之時來檢。亦七八日間耳。其他則留手代七人。手付二人。足輕七人。小者若手而守焉。又有本陣。佗渡奉行之赴任也。寺泊及此。隔次而發。有倉址。標曰。非常御備救倉。弘化二年某月日。蓋欲修造而未果者歟。大禪本佗渡人。歸思

勃々。意色特惡。因作詩嘲之云。君家事業總歸空。不問綱常存此躬。知否思親連夜淚。天哀自有万人同。又有四詩云。豪遊吾欲航佐州。自謂放鞭可絕流。出雲崎頭拍手笑。隔海連山明雙眸。何者海若忽怒號。濁浪排空不可舟。幾日延留尼瀨浦。起卧一樓如俘囚。山川荒絕無勝境。移杖戶外何處遊。夜深索々聽風雪。遠客無端生旅愁。區々旅愁何須說。丈夫當為天下憂。君不聞西虜從來壯艤艦。三橋掠過五大洲。嗚呼備海須要熟航海。求魚切勿緣木求。不然或有事海島。臨海茫澤施何籌。隱憂惓々竟何益。且壽明

朝風力柔。云。身本乾坤一眇軀。憂天自嘆杞人愚。出師斬檜仰壯烈。策漢過秦思遠圖。落々要存生氣厚。區々何顧掌功膺。從來志士空忱慨。且琢小詩捫短鬚。云。客恨悠々無地容。光寒殘燭一星紅。候晴船隻何時發。擊戶雪聲連夜同。身寄山河萬里外。夢迷佐越二州中。々臂欹枕魂頻駭。松響和濤聲勢雄。云。三千里外漂泊身。懷國思家感荐臻。繒纊纏身辱君恩。定省幾年負慈親。慰開時取史乘讀。淒落古來忠孝人。何日應竭驚鉅力。報効得与古人倫。廿七日。晴。辰時發船。風順帆飽。未後到佐州羽茂郡。



陵舊本作  
陵田

小木港。今與昨有浦相並。四然有容。好馬頭也。可以泊大船。左右斗出。右要弁天祠。左建望遠鋪。下舟登陸。有閤門。吏記鄉貫姓名年齒。然後許入焉。入則戶。壓櫛比。土人云四百戶。宿焉。

廿八日。晴。發小木。經小比叡。村山。小泊。高崎。背合。渡手。諸村。入雜太郡。有小澗。為真野川。沿川而上。八町許。為真野村。即順德天皇山陵所在。陵舊甚荒涼。延寶七年。奉行曾根五郎兵衛建白。定以地方五十間。為陵地。疊石為垣。樹扉為門。陵上旧有老松。數年前。為大風所吹折。今植樺松代之。陵下有真輪寺。余

乃与官部迂路登陵。拜哭曰。以萬乘之尊。幸孤島之中。何者。奸賊乃為此。官部不覺悲憤。題扉云。陪臣執命。奈無羞。天日喪光。沈北陬。遺恨千年。又何極。一刀不斷賊人頭。某年月日。肥後藩臣官部增實百拜題之。余亦有詩云。異端邪說誣斯民。非復洪水猛獸倫。苟非名教維持力。人心將滅義与仁。憶昔亥賊乘國均。至尊蒙塵幸海濱。六十六州悉豺虎。敵愾勤王無一人。六百年後壬子春。古陵未拜遠方臣。猶喜人心竟不滅。碑於今傳事新。下陵出新町。海濱也。小木至是。越一山脊。路皆崎嶇。過此而往。始得平地。人家

頗瘠。土人云。二百五十戶。是佐州西海最凹入處。蓋  
順德御船。亦至于此也。過四日町。渡國分川橋。經  
越松原。渡石田川橋。過河原田五十里澤根。新町沿  
海而來。至此右折。而越一坂。出相川。則亦海濱也。行  
程九里八町。每里五十町。

廿九日。晴。訪廣間役藏田太中。佐州官員。廣間役者  
六人。太中其一也。蓋奉行屬官最重者。中二人。江戶  
所差。以十年為限。奉行二人。每歲以五六月之際交  
番。今在江戶者。曰中島平四郎。在相川者。曰羽田竜  
助。々々頗好文事。頃修佐渡志。又好講長沼兵法云。

居海亦一本  
作居河上

組頭二人。亦江戶所差。以十年為限。佐州之士。下至  
同心。二百六十戶。々数六七千。本州三郡。二百六十  
一村。雜太郡百一村。加茂郡百村。羽茂郡六十村。外  
是小比叡村。御朱印地。不在此数。人口十萬。歲入十  
三萬石。御城米一萬石。本州之洋有芦島。海濱間有  
異樣芦漂至者。即島所產云。佐渡年代記云。天正十  
六年。十七年。上杉景勝再遣兵討之。先是地頭二十  
二人。本間仇州高紗。居河原田。同攝州永州。居沢根。  
河上喜本齋秀高。居河木。本間元京亮豐季。居和泉。  
土屋下總守照邦。居二方河。藍原和州泰理。居吉井。

網納  
誤恐

東少邊  
本間信列高滋。居竹田檀風。本間遠州正方。居吉井。  
本間六郎滿繁。居北方。本間十郎高納。居谷塚。波谷  
十郎左衛門尉直清。居加茂。同四郎左衛門尉直正。  
居哥代。同半右衛門尉直茂。居梅津。同三郎左衛門  
尉直住。居羽黑。本間泉州。居新穗。本間源三郎李本。  
居吉井。本間對列高貞。居羽茂。同參州高賴。居赤泊。  
同加州泰亮。居城腰。阿部兵庫義任。居波子。石花將  
監居石花。名古屋源四郎。居氏生屋。金鑛鶴子山為  
始。文祿年時也。今所掘則異于此。其所生。則金銀銅  
耳。旧有鉛鑛。近年以利薄廢。有鍬砂。以不知淘鎔之

術未起。下三河有金砂山。四年前亞墨利加船至本  
列驚崎。放脚船二隻進陸。望遠舖誤放銃。由是去。某  
歲羽列洋飛鳥。亦有賊船來焉。

晦日。寒風栗烈。時々飛雪。金鑛吏松原小藤太。為吾  
輩導。觀採鑛製金。先抵勝場。觀採鑛淘粉。已而登屏  
風澤。觀撰石鑛盤。欲更入坑中。觀穿鑛。小藤太乃發  
大工二名為導。各名携油燈一盞。吾輩脫衣。着一短  
弊衣。以繩為帶。豎帶燈刀。頭蒙天辺。以紙屑為之。入  
坑二十間許。坑分為左右。乃入左坑。坑中或登或下。  
或橫木為梯。或刻木為梯。坑中四分。或穿而登。或穿

而下。或右或左。入十四五町。坑中有光。打声丁々。歌音浪々。入而視之。則穿鑿者也。觀穿鑿者五六處。轉路至掘場。視棄水。如浚井狀。坑中甚暖。偃僂曲折而行。滿身生汗。出坑則雪片觸身。甚清爽。如離地獄出人間界。大工鑿卒也。雖時有多少。大率四十人許。晝夜更番。雖強壯有力者。至十年。羸弱不適用。氣息奄奄。或至于死。誠可憐也。而其自言則曰。此山最不害人。於吾為多幸。至他山。或三四年。而既至于死。其日直。則惟錢四百耳。鍛鑿之治數十人。傷鑿甚多。非勤為之。則不給。採鑿之法。大工先入坑。以鑿穿金理之。

石坑中金自有理。非滿地皆有。荷場數十人。負鑿而出。鑿傷則鑿通。繞而致之。荷場鑿通。日直二百。二。百五十耳。聚鑿。撰立場。以分其品。輸之膠場。粉之淘之。然後炙之。凝固為塊。其間經多少困苦。費多少財力。兼傷多少人命。嗚呼。語之。亦可以寒視金如糞土者之膽。孰又忍棄之夷舶乎。掘場水替夫。多用江戸大坂長崎無賴之徒。亦有本土人。鑿坑。幕官。呀管。凡五町。曰青盤。曰鳥越。曰清次。曰中尾。曰尾風。々々。即今日呀觀。始于慶安五年云。外商賈呀管。尚有數所。閏月朔日。晴。抵春日崎。觀礪堂。訪藏田。佐列產物。漕。

松前者粗貨耳。草鞋席竹器草器類也。

二日。雨。朝太中子某來。相伴至銅床。觀鎔金。及分離金銀銅。還寓。結束而發。俟來時道而行。至八幡。蛇折而入。拜。順德天皇行在。叻。老松一樹及廢池在焉。經金九目黑。入加茂郡。經新穗。浮上。原畧諸村。宿湊。此地有湖水。曰越湖。長一里。廣十町許。行程七里。湊與夷。隔一橋而相連。湊四百五十戶。夷不及四百戶。是日始聞鶯。有詩云。四山殘雪尚皚々。梅葉未看一點開。忽聞鶯語驚尋思。二月已終閑月來。又有詩云。冬寒夏暑不便身。一歲風光無若春。天意似為遊客

計。枉於二月加三旬。

三日。大風。或霰。或雹。道路泥濘。行步頗困。先上湊夷間之橋。眺望湖海。煙霧濛々。咫尺不可弁。取來時路而行。至目黑。轉路出新町。湊至此四里。宿小木。新町至小木。亦來時所由也。行程共十里。

四日。五日。六日。共晴。風烈。舟不可發。

七日。晴。發舟。行里許。風逆而還。

八日。雨。九日。霽。風烈。四日至是。情況一如滯出雲崎時。

十日。晴。辰時發舟。風順帆飽。午後至出雲崎。復取來



時路宿寺泊。行程四里。

十一日。晴。發驛。至新瀉。行程十二里。亦來時所經也。宿日野。

十二日。晴。宿中川。

十三日。晴。午後。與普東菴飲。後藤宗謙宅。乃相携至海濱。天日晴朗。伉渡及栗嶋。皆可指而數矣。宿日野。十四日。十五日。雨。十六日。霧。抵河口。觀形勢。作鄉書。山縣半藏在江戶邸。作詩贈之。云。少時論志膽如斗。希聖希賢徒任口。記否村塾學文日。欲排李杜拉韓柳。爾來荏苒忽十年。疇曩心事如等閒。百年只是如

斯過。何以永留天地間。君自泮林經史藝。夙以才名取高第。更聽奮然負笈東。銳志直將跨一世。嗚呼功名素有數。毀譽何關情。所貴干志士。卓然有自成。今之儒士何為者。自欺々人了此生。文辭富麗何足寶。學校時好果何道。致身報國豈因循。誓回狂瀾於既倒。噫。吾辜負國恩深。忸怩無顏見知音。獨有微志磨不盡。窮約無失赤子心。又作一詩。與味形關右衛門云。學之益人其大矣。成德建材總在此。為子死孝臣死忠。士農工賈事々已。斯道由來不遠人。誰言無用屠龍技。無奈俗學弊端多。毫釐每為千里差。或為便

經史笥。博聞強志。向人誇。或為風流詩酒客。風範  
雪月醉為家。喜君賈客好文墨。々々亦未廢其職。自  
古英雄善治生。請見范蠡計然列貨殖。

十七日。翳。十四日。至今日。皆宿中川。

十八日。微雨。近日港口沙淤。不便出舟。旦舟人不喜  
載士人。設辭辭謝。因決意陸行。自來新瀉已三十七  
日。延留實為舟也。今則陸行矣。策之最失者。而亦無  
如之何。已時發新瀉。中川父子。日野氏家味形。送至  
五材橋。引信濃川於新瀉市中。通渠數條。橋亦架渠  
者。乘小舟泛渠。橫絕信濃川。至松寄。舟行三里。行海

濱平沙。經次第濱。宿藤塚。陸行四里八町。松崎至是。  
皆係新發田矣。所領。

十九日。電。發藤塚。出海濱。行平沙。出挑崎。是以北係  
村上矣。所領。舟濟荒川。々迂回。可泊舟。過塩町。又行  
平沙。至岩舟。々々驛名。亦為郡名。戶數八百許。海灣  
可泊舟。出驛渡橋。离海右折。行一里半。出村上。是内  
藤紀州五万石之都城也。城在山上。過村上渡橋。行  
少焉。有瀬波川。舟渡之。過猿沢。宿塩町。瀬波川以北。  
雪猶深矣。愈進愈深。至塩町。則四尺許。塩町有米澤  
侯陣屋。猿坂塩町諸地。米澤御預地。凡二万石。是日

行程十一里。夜雪。至曉不暫止。積一尺許。

廿日。雪。發驛。至大隅。大雪道梗。未有行踪。漫不可行。待人行久之。而遂無一人過者。因雇一夫。至葡萄驛。中間初逢五、六人。結伴而來者。自是稍々有人行。過驛。則山谷險阻。凡三升降。至大沢。此間雪最深矣。是為葡萄山。土人特矝其險。戲作詩云。兩腳踏盡北陸道。連山崎嶇是無道。々々之山非無道。大雪沒道疑無道。去年三月東海道。楊柳掩堤花夾道。晴明降雪果何道。嗒然仰空問天道。經中村田中。出海濱。有一小村。曰碁石。下山愈進。則雪愈寡。至此絕無。所降亦

雨耳。沿海至大川而宿焉。此間海上常見粟鷯。禽陸九里許。亦係米澤御預地。是日行程僅七里半耳。而雪深路險。困憊倍常。

廿一日。雨。發驛。又沿海而行。過二小村。則越地盡。狹坂至此。皆係米澤御預地。入羽州田川郡。有関。乃庄內侯所置也。驛名鼠関。過濱熱海。禽大道。入村里半里許。有溫泉。是謂湯熱海云。熱海亦以為郡名。至三瀬。禽海濱。入田間。碁石至是。海岸皆有山臨海。路繞山腰。崎嶇升降。其間山阿寢平者。有驛市村里及溪澗。形勢比々皆同。宿大山。々々戶口繁殷。係庄內侯

御領地。々形寬廣。行程十一里。

廿二日。翳。出驛少許。有高隴如城趾者。指而問之。土人云。昔酒井備中守所居也。封地一万石。行里許。出海濱。行平砂中。至最上川。中間有濱中驛。舟濟川。濶六町余。越川則酒田也。戶數五千。或云。今增至七千。川可泊大船。新潟以北。最繁盛之地也。離海而行。峻嶺含雪。卓然當前者。為鳥海山。又濟川二次。皆發源于是山者。宿吹浦。海濱也。行程十二里。此地米價。苞二貫八九百錢。苞容五斗。

廿三日。晴。出驛。有関。至女鹿。又有関。共庄内侯所置

也。過関登山。石路硤研。是為武也。々々関乃鳥海山。伸脚千海濱者。関望飛鳥甚近。土人云。離陸五里。島人家二百五十戶。多產魚物。又有好馬頭。係庄内所領。下関經小砂川。行海濱平砂。至塩越。人家頗多。此屋以小板扇戶。書曰。百姓某。大工某。漁師某等。又曰。松前出稼某者。甚多。出驛。有象潟。古有寺。四十九年前。地震毀寺。今則平田漫々。經木浦。舟濟一川。以間稍離海濱。至平沢。又出海濱。行平砂。宿本庄。是六鄉筑前守二万石之都城也。行程十三里半。

廿四日。晴。發本庄。有川。舟濟之。出海濱。行平砂。至道

東北邊界  
川午食。是龜田侯岩城伊豫守所領也。本庄道川之間。有石脇松寄二驛。以行海濱不經焉。過道川有長濱。亦不經焉。塩越至是。本庄龜田二封地。皆以四十  
八町為里云。至長村。離海入村。自是係秋田所領。經  
新屋。舟濟御裳川。々。雪水方漲。濶可八町。渡畧至川  
口一里。而大舡可泊而至岨。宿久保田。是佐竹左京  
大夫二十万石之都城也。行程十一里。久保田之地  
最斗出者為牡鹿。二峯時立。為本山。為新山。從昨遠  
望之。以為二島。稍近又以為一島。至長村。初知其與  
內地連。土人云。是地五十三村。歲入二万石。港三。曰

止賀。舩川。舩越。秋田米價。以三斗為苞者。一貫七百  
錢。數日間。見土人往還者。皆裏面冒頭。僅露兩目耳。  
比々皆然。亦土風之可笑者。新瀉至是。大抵海濱平  
沙。漫々浩々。行步頗困。

廿五日。晴。滯久保田。訪商敦賀屋新六。談江內膳使  
家臣熊谷恒次來。因二人言。得粗聞國事。羽州十二  
郡。內六郡。係本藩所領。曰。仙北。秋田。平鹿。河邊。山本。  
雄勝。津輕。畧至新庄畧。六十里余。置大山若狹于院  
內。祿千石余。士七八十名屬焉。佐竹左衛門于湯沢  
祿五千石。戶村十太夫于橫手。祿六千石。佐竹乙菊



于角館。祿七千石。兵士百名。余。淡江內膳于八和野。  
祿三千石。士三十名。海津小太郎于角間川。祿三千  
石。士六十名。多賀谷下總于檜山。祿八千石。士百名。  
茂手木將監于十二所。祿三千石。士五十名。佐竹大  
炊于大館。祿八千石。士若干。在都下者。大番士十隊。  
每隊二十名許。藩士三等。一門家廿四五名。廻座七  
十名。諸士若干。海濱之地。野代。備砲。溪有二貫砲  
一門耳。院內有鑛鑛。森吉山下阿仁。有銅鑛鑛。森吉  
山。又出孔雀石。道法以八十間為町。癸巳甲午之飢  
饉。國用罷弊。以紙鈔統之。然以鈔與金不稱。鈔堆漸

下。今所行。以鈔一貫。當銅錢七十孔。

廿六日。晴。癸巳保田。行里余。出土崎溪。海濱也。戶口  
繁盛。余戶有劇場。近日將演技。過溪離海而行。道傍  
起廩五六。樹柵圍之。土人云。癸巳甲午凶荒後。歲貯  
粟及糗。今則已充矣。未至大久保一里。賃馬而騎。至  
大久保而步。至阿不川。又騎。經大川。舟濟川。過一市。  
宿鹿渡。騎行七里。步行四里。

廿七日。晴。騎而癸。經森岡。豐岡。大久保。至此。道過八  
郎瀉之傍。海廣四里。袤七里。鯉鯽諸魚多產焉。至檜  
山。即多賀谷所居焉。其第宅地形頗高敞。士百家之

東大寺日記  
外。家臣又有百許家云。至是造人馬簿。雇馬。凡雇馬  
用簿。則每里直十五錢。而無簿亦五十錢許耳。經雇  
形。有凜。如昨所見。至飛根。々々荷上塲之間。舟濟野  
代川。而雪水方漲。不通載馬之舟。故驛不發馬。因步  
而行。荷上塲小綱木之間一里。舟濟野代川。亦以漲  
甚不通人。因取小路。舟濟小川。越麓山。々下有製銀  
銅所。即阿仁坑所出云。披蒙茸。拔荆棘。登山二町許。  
始至其巔。又下數町。得平地。山中殘雪尚多。宿小綱  
木。騎行八里。步行三里。是夜与加賀船頭自青森歸  
者同宿。云。西洋船過松前津輕之間者。今年已三四

